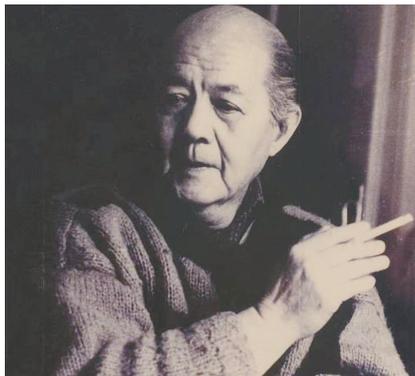


▶ 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看望冰心



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思考时需要借助烟



《小溪流》的源头

从小我就喜欢严文井的长篇童话《“下次开船”港》《小溪流的歌》《“歪脑袋”木头桩》。《小溪流的歌》是其不可不提的代表作，写于1956年，深受好评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都对这部作品有深刻印象。《“下次开船”港》则被改编成动画片，与《宝葫芦的秘密》一起被誉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童话创作园地的“两朵鲜花”。

1980年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康濯先生，在一无经费、二无办公室、三无人员的情况下，允许我创办一个儿童文学杂志。起个什么好刊名呢？我在本子上写了十六个，康老用手一点，就是它，借用童话爷爷严文井的名篇，就叫《小溪流》，活泼跳跃，永远唱着歌儿朝前，永不回头。

很快，茅盾先生题写了《小溪流》刊名，严文井由此更加关心这本杂志，如今《小溪流》四十四岁了。

初见严文井：你们要成为名家

1980年，儿童文学杂志《小溪流》创刊，创刊号上发表了严文井给刊物的贺信。

三生有幸，我一生与严文井有三次会面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的音容笑貌，历历如在眼前。每次见面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我是半个湖南人。

1978年12月，党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；同时期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东四旅馆主办儿童文学学习会。会议的格调和主持人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陈模一样，朴实低调，既未冠以“儿童文学作家会议”，也未打出“全国”的招牌，其实从各省聚集而来的五十位中青年作者已在文坛初露头角；当然，也有一些二十刚出头的文学新秀，如王安忆、竹林、铁凝。

第一位开讲的是“童话爷爷”严文井，他当年63岁，两目如炬，一开口，就让大伙儿为之一振。

他开宗明义大声说道：“我希望你们五十个作者，都能成名成家，如果十五年后，你们中间没有出名家，这个会就失败了。”

此话，在“文革”后、拨乱反正前，真有点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而且是从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党组副书记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口中一字一字吐出，学员们彼此一笑，会场气氛马上活跃起来。

四十六年弹指一挥间，这句名言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，永不泯灭。

二见严文井：为《爸爸爸》干杯！

1985年，我主持了三个文学笔会，邀请名单中少不了严文井。春暖花开之日，我专程去北京王府，邀请他到湖南走走。

一见面，又讲：“我是半个湖南人。”我说：“《年轻人》杂志的这个笔会一定请你参加。”他打听了一些情况后耸耸肩说：“去是想去，可身体不行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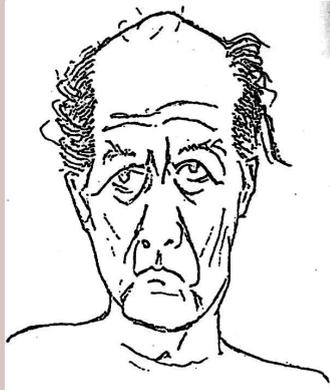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湖南出了个韩少功，来势不错。”他饶有兴趣地突然提韩少功，而且花了几天时间读了韩少功的五篇新作，还推荐给夫人一同欣赏。后来还热情地给韩少功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《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——致韩少功》，昵称“少功兄”，可见他对文学新人的钟爱，他当年70岁，而韩少功才32岁，是父辈之人。

碰上有大才又爱才的老前辈严文井，算是韩少功运气好。

严文井认为韩少功的“寻根”得到了成果。对三篇新作的的评价是：《爸爸爸》的分量很大，可以说它是神话和史诗，丙崽那个怪物，它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议论，我无法猜想。《归去来》和《蓝盖子》都是独具眼光独具风格的艺术作品。

三见童话爷爷严文井

◆ 金振林



严文井自剖
小六年七月廿一日

▲ 严文井对着镜子画的自剖像



▲ 1936年，时年21岁，到北平第二年



▲ 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率首都文化界围棋代表团访日，图为与陈祖德看望日本棋圣吴清源大师

如此高的评价，又发表在1985年8月24日的《文艺报》上，可见，韩少功在严文井心目中的“地位”。

我插话说：“少功是个有思想的学者型作家，他提出寻根文学后，远离而去，让作家、评论家们争得轰轰烈烈，人们静下来一看，他逃跑了，好一个狡猾的韩少功！”

“你对他了解？”严文井在我们用中餐时，给我和他（仅二人进餐）的高脚酒杯，斟满红葡萄酒，想为什么由头干一杯。

我举起酒杯说：“当然了解，少功是从我手里出来的哟。”“嘿？”文井大惑不解。

我不得不吐露真情了。

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原单位，担任《湘江文学》编辑，分管湘潭、零陵（永州）岳阳三个地区的稿件。

一天，省作家协会秘书廖永铭去岳阳出差，转给我一个横蓝线格式的练习本，说：“有个小知青，写了点东西，你分管汨罗（岳阳地区），看看行不行？”

练习本里有三篇稿子，都未达到发表水平但有生活气息，文字活泼跳动，难得的是人物有性格、有细节描写……比一般来稿水平高，作者已有好的基础。

当时，《湘江文学》正拟办一个工农兵业务作者学习班，我便按照练习本上的姓名、地址向汨罗天井公社茶场发了一份公函，请作者韩少功来长沙参加学习班，路费由编辑部负责。

没几天，韩少功来到编辑部，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英俊的长沙伢子。对于他的稿件，我指出后，他频频点头。不久，儿童文学《一条胖鲤鱼》在《湘江文学》上发表，后来我又编发了他的小说《红炉上山》，应该是他的处女作，少功什么都写，1974年发了六篇，第二年就被调到汨罗县文化馆。

是金子总会发光！他在给我的信中提到“培养之功，拔擢之力，我至今深怀感激。今后你还是我的老师，望多多帮助我”。

我和少功相处，除了他送我一小本册子《月兰》和一斤茶场自产的茶叶外，没有请我吃过一餐饭，喝过一杯茶，只是在文人聚会时端着酒杯向我敬酒，诚恳地说：“金老师，你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你永远是我的老师！”

那年，我儿子金晨读小学一年级了，在少功把我的自行车大卸八块，补胎洗油时，儿子为他拿钳子递扳手，配合得很好。午餐时，我们炖了土鸡蘑菇汤，那圆圆的鸽子蛋似的蘑菇，被二人看中，四只筷子不住去夹，可是常常失败，二人为此哈哈大笑。

少功的成长，有他内在因素和环境素养，一

个偶然的的机会，碰到一位热心爱才的编辑，是他的运气。

“呵，呵，呵，启蒙老师最重要！”一边听我讲，严文井一边很有感触地点点头，“来，为你的学生少功和他的新作《爸爸爸》，干杯！”

我们欢快地一饮而尽。

最后一面

在绝妙的五月，百花都在开放。

这是1992年5月4日，在北京台湾饭店正在举办“海峡两岸童话研讨会”，台湾地区十五人由林海音领队，桂文亚代表台方主持会议，大陆由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马联玉主持。

我刚进会议室，桂文亚便轻轻拍手：“嗨，《小溪流》主编金振林先生也来了，欢迎。”我挥手致意，对号入座。

作家会议没那么严肃，气氛和谐且散淡，随时可以插话。

只见两位老太太互相握着手，在争论着。一位身高一米八的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是叶君健地夫人苑茵。这天她与会，是为了“看看林海音大姐”。而对方正是林海音，个头只到苑茵肩部，戴一副茶色眼镜，十分富态。

苑茵说：“我比你大！”林海音争辩道：“我比你大，我属马，今年七十五了。”苑茵争不过：“哦，我比你小一岁。”

此刻，马联玉请“童话爷爷”严文井发言。

严文井指着林海音和苑茵，诙谐地说：“你们二老别争了，老夫七十七岁了，算是个大哥大吧？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来开会前跟老伴也谈到谁先走谁后走的事。”

他知道走了题，马上刹住：“这个会上不谈了。我接着桂文亚的话说‘童话’。”

“讲一个童话，十几年前这种会议不可想象，我曾几次飞过台湾海峡，过去看到的是云或者是云雾，现在拨开了云雾，希望和平，不要战争。”

“我有十几年不写童话了，没有资格谈童话，孙子都上大学了，孙子的孩子还没有，童话没有题材了。”

严文井的发言幽默风趣，因为中过一次风，双手有些颤抖，精神尚好。

林海音发言时，我为他俩拍了不少照片，后来发表在1992年第九期《小溪流》封二封三上，这成了两年后，我到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时，林海音伸手索要的第一个见面礼，扉页上有林海音给《小溪流》的题词：我喜欢给孩子们写点儿什么，也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。

林海音一见我便伸开双手：“《小溪流》带来了么？你要多给我一本，这本《小溪流》有严文井的照片，再送一本给张秀亚（1919—2001），她在住院，她不仅是我的闺蜜，还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，看到严文井，她一定会很兴奋的。”

接着，她便饶有兴趣地讲起严文井与张秀亚的“城南旧事”。

“当时，严文井二十二岁，身材伟岸，风度翩翩，既是才子也是一位帅哥，是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。”

“燕京大学女生张秀亚对他崇拜得不得了，他们之间亲密到什么程度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”

然而，好事多磨，严文井去了延安，加入了共产党，张秀亚也于1948年到了台湾，她为了纪念这段终身难忘的恋情，给自己起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笔名——心井，心中拥有严文井，在台湾已是公开的秘密，秀亚引以为豪，从不脸红，那时的严文井，不是当下光头的严文井啊，让她看看初恋情人……哎，五十年一晃过去了，张秀亚写了几十本书，尤其是散文《蓝文坛》……

这段文坛苦恋成了台湾文学界的一大话题，当然，文井自己并不知道。

童话开幕式非常成功，严文井急于回家，也没在会上用餐。

散会时，我和李迪、赵惠中两位严文井的左右手、爱将，一直扶送他到大门口。

严文井坐进后座，摇下玻璃窗跟我交谈：“小金啊，我中了一次风，冠心病是戴了帽子的，今天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”

我心里一咯噔，眼泪差点流下来，我安慰他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文井老师，你会活到九十岁！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，再没说什么，我们挥泪惜别，一语成谶，这真是我和文井的最后一面。

2005年7月20日，新华社发了通稿：“童话爷爷”严文井逝世，享年九十岁。

（本版图片由严欣久提供）